

05765 322039

成都工学院图书馆

基本馆藏

喜訊

陳殘雲著

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

03765



定價 3,700元

喜 訊

陳 殘 雲 著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廣州

喜 訊

陳殘雲著

*

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專販字第—號

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廣州大南路四三號

廣州印刷廠印刷
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

*

書號 穗0512 字數 69,000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3/4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印數1—5,200

定價3,700元

一九五二年八月，一個晴朗的早晨。

太陽出來了，淡紫色的，金黃色的光綫，穿過薄薄的雲塊，斜射在羣山上。山上，連綿不斷的杉林和松林，塗上一抹悅目的光采。山下，有六七個大小不一的村莊，像灰白色的細點似的，圍繞着一塊綠濇濇的小平原，一條清澈的小河，彎彎曲曲地穿過小平原。村莊，平原，小河，都浸透在太陽的光采裏。這光采，彷彿和根生二嫂的臉色一樣，充滿着青春的生命的活力。

根生二嫂在小河邊走着，走得特別輕鬆和愉快。她二十八歲了，似乎是二十八年來，頭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嚴和快樂。從前她活得很可憐，處處都遭受迫害和虐待，世界上好像沒有一塊她站的位置。

她是台山縣一家大地主的婢女，日寇佔領台山時，主人帶着妾侍和財寶，到香港享福去了，留着她一個人在鄉裏守屋。某夜，有個獸性的日本兵，把她攔住了，正撕去她的衣服的時候，她拿她暗藏的菜刀，把鬼子斬死，然後臨夜逃走。

那麼年輕的鄉下姑娘，在兵慌馬亂中，到處都找不到活路。後來碰到一個『走私仔』，說是薦引她去當女傭，半路，把她誘姦了，然後又賣她到肇慶，作一個漢奸的第三房妾侍。不久，她逃走了，逃到雲浮縣一條偏僻的鄉村，『有吃無工』的替人家打柴。這當中，她認識了勤勞忠厚的壯漢楊根生，就做了楊根生的老婆。

她和根生動作儉用，日子也算混得過去。那知根生被土豪何大發，迫去當『豬仔兵』，一去不回頭。從此，她就跟根生的七十多歲的老父親，熬着半飢半飽的苦日子，一熬就熬了十年。

十年，悠長而苦難的歲月，根生二嫂沒淌過一滴眼淚。她不知什麼叫希望，也不知什麼叫失望，反正做人，總要活下去，活得像根生所說的『有骨氣』。於是慢慢地，她養成一種達觀的，潑辣的，不容易屈服於封建惡劣力量的性格。這性格，和一般自卑的農村婦女並不調和。因之，有人給她起一個輕蔑的名字，叫做『大癩大廢』，但她並不在意。

有一年，在小鎮上賣過狗肉，又在賭場中混日子的，何大發的狗腿子大刀倫，想調戲她，她攪着大刀倫的屠狗刀，厲聲罵：『你動手，我就把你的手砍斷！』大刀倫曉得這人不好惹，也就知難而退。隨後大刀倫悄悄跟賭徒們說：『這『大癩大廢』的潑貨，好厲害呀！』

根生二嫂記起這些舊事，心裏又湧現了仇恨，她忘不掉自己的痛苦，忘不掉對她欺侮和虐待的人，忘不掉仇恨！今天這個慶祝大會，是難得的翻身喜事，但黯淡的舊影還不時浮在眼前。

『還記它作什麼？』她一面走一面想。

她又想到解放以後，那位年輕又直率的區委書記，來找她，告訴她共產黨是爲窮苦人家幹事情的，她懷疑又奇怪。後來匪徒們暴動，區委書記和十多位幹部，都壯烈犧牲了。她痛恨匪徒，同時對區委書記們發出深厚的懷念，對共產黨發生樸素的愛。但世界將會變成個什麼樣子，她摸不通。直至八字運動，那可愛的女幹部蔡柳，來她家裏住，不斷地對她教育和啓發，她才看見自己的前途。她想到自己艱難困苦活下來，又終於找到一條光明的大路，又感慨，又愉快。

村裏舞獅子的鑼鼓聲，登冬登冬地響起來。鼓聲把她的記憶衝散了，她昂起頭，習慣地掠一掠微風吹亂的頭髮，不經意把插在髻髮上的幾朵小紅菊都掠掉了。她將小紅菊撿起來，又重新插上。這小紅菊，她跟根生結合時插過一次，現在是第二次了，這似乎是她的青春復活的象徵，她珍惜它。

今天她顯得特別年輕和美貌，她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雲紗上衣，和藍色布褲——這些

『勝利果實』，是何大發的妾侍倒眼二奶穿過的，雖不大合身，却是滿舒服。她第一次穿上那麼好的衣裳，又是從地主家裏沒收過來的，她感到格外驕傲，被壓迫者翻身勝利的驕傲。她的微微突起的前額，被晒得黑裏透紅的略胖的面龐，發亮的眼睛，都露出驕傲和喜悅的神色。

陽光暖洋洋地，照熱了山谷的綠野，照熱了清清的河水，照熱了她的臉和心。她沿河邊的小路，興沖沖地往前走。

她正要走過一道小木橋，發覺有人低低地叫她，她舉頭一望，望見民兵隊長楊九，呆地站在橋邊。

那顴骨突起，嘴巴闊大的高個子楊九，粗黑的眉毛低垂着，露出不安的情緒。根生二嫂停住腳，定定地望着他，敏感到對方有一種並不正常的私人情緒。她立刻迴避了他的視線，把頭歪側着，像往常一樣，帶着平和的親切的口吻：

『慶祝大會就開啦，你還站在這裏？』

楊九眨眨眼，沉下頭，像有什麼心事似地，低聲道：

『我等你……』

『等我做什麼？』根生二嫂把臉轉過來，微微發笑。

楊九有些拘束，想說又不敢說，最後鼓着勇氣：

『想跟你……嗯，跟你講一句話。』

根生二嫂摸不着他肚裏有什麼文章，有點心急：

『你講呀……』

『人家講我們閒話！』

『我們——』根生二嫂一想，覺得『我們』這個字眼有點古怪，她裝着毫不在意的樣子，『什麼閒話？』

『唉！』楊九嘆一口氣，把話題咽住。

『說呀，別吞吞吐吐。』根生二嫂催促着。

楊九胡亂地搔一下粗黑的頸子，又搔一下刮得亮光光的大腦袋，不好意思直說。但不說，心裏又不舒服，他不安地默想了半晌，畏羞地悄聲說：

『人家說我和你相好……』

『相好？』根生二嫂的心情突然跳動起來，臉孔有些發熱。她的眼珠尷尬地閃動着，不知怎麼回答。

楊九，這個三十五歲的光身漢，家裏什麼人都沒有。自從民國十八年，父親無緣無故

給大惡霸劉漢清打死，母親活不下去，改嫁了鄰村的中農徐亞湘。之後，楊九就孤零零的挨着淒慘的日子，當過叫化子，給地主放過牛。年紀大了，就靠一股壓不壞的牛勁，替別人幹零散田工。這些可憐的經歷，根生二嫂是清楚的。他爲人勤勞，正直，寧可挨餓都不肯做半點虧心事，不肯向有錢人低頭的倔強品性，她是好感的，特別是他和根生是要好的朋友。

解放前，因爲田土相鄰的關係，她和他常常碰頭，有說有笑，也有過一點彼此傾慕，又彼此抑遏着的感情。人們對他們發出過嘲諷的，輕蔑的議論。爲了避免那些可怕的議論，他們却有意疏遠了，撞了面也不點頭。直到解放後，尤其土改期間，他們是鬥爭中的積極分子，都是小鄉的領導人，她是農協副主席，他是民兵隊長，這才改變了舊時那種『故意相避』的人爲的生疏。相反，却是越來越親密了，彼此間在心理上，情緒上，都存在一種微妙的東西。

這微妙是愉快的，但根生二嫂不敢往下想，自然，更不敢想像要和他保持一種什麼關係。可是此刻，楊九這一說，倒像一湖平靜的秋水，投下一塊小石子，她的心境遽然起了不安和波動，但她極力要保持住平靜。

她低下頭，默想了半晌，裝着若無其事的神態，小聲說：

『就是這句話麼？』

『我睡不着覺，』楊九苦惱地，他的手無目的玩弄着自己的衫鈕，扣了又解，解了又

扣：『什麼閒言都不怕，就是怕——』

『算啦，嘴巴是人家的。』

『什麼勾搭勾搭的，多難聽！』

『說了五六年啦，我……我這人，容易招人口舌。』

『哎，可怕！』

根生二嫂默默無言。誠然，閒話是可怕的，但她不明白，爲什麼在這麼個翻身年月，人們還像往日那樣，喜歡曉別人閒舌。她賭氣想了一下，『要是真的和他相好，看你們怎麼辦——』

想着，根生二嫂仰起臉，感慨地說：

『只怪我，你別怕。』

『就是聽人家扯你半句閒言，我也不安樂！』

『我聽慣啦。』

『還是避避口舌好。』

『怎麼避？』

楊九嚥一口涎沫，用舌尖舐一下乾枯的嘴唇，囁嚅道：

『我不見你……』

『連工作也不幹麼？』

『我沒說工作不幹。』

『幹工作，我們就得常常碰頭。』

『我是說——』楊九呼吸了一口氣，『工作以外，我不見你。』

『蠢人！』根生二嫂輕輕罵：『你不到我家裏來，要來，也不是坐上半天不肯走，那就得啦，何必講條件？』

楊九像發覺自己說錯話似地，心裏卜卜發跳。村裏傳來的鑼鼓聲，和他跳動着的心胸一樣，急速和紛亂。

『好吧，』根生二嫂說，『會快開啦，你先走！』

楊九轉身想走，却又畏怯地回過頭來：

『一起走吧！』

『不怕人家看見嗎？』

楊九不做聲，一隻手無目的地抓着後腦，拖着疲乏似的長腿朝前走。

一條彎曲的小河，流過無數偏僻而貧困的山村，流到那小市鎮，又拐了個彎。這個彎，便成了一塊細沙沖積的小沙灘。

這時候，沙灘上擠塞着五六千人，黑壓壓的人頭上，飄着各色各樣的小旗和大旗，還有古老的許久不露陽光的『頭牌』。各種聲音，舞獅的，八音班的，唱歌的，高聲叫喊的，奔放地大笑的，混成一個巨大的熱烈的巨響。各種顏色，各種聲音，都象徵着一種共同的感情：被壓迫階級翻身的勝利，歡樂和驕傲。

在人羣的邊緣，隔着低窪的草坡上，像有什麼節日似的，擺着許多雜亂的小攤子，賣粉糍，涼茶，和其他的東西，他們都在嘩啦啦地叫。一個眯着小眼睛，光禿的頭皮都打着皺褶的，腰背微駝的老頭子，蹣跚地走着。當他從小攤子之間的狹路擦過，有人立刻逗嘴叫：

『老頭子，你趕着去喝喜酒麼？』

『去開會，看看熱鬧。』老頭子問非所答地笑裂了嘴唇。

『喝你媳婦的喜酒呀！』

『唔唔……』老頭子頻頻點頭。他的耳朵有點聾，沒聽見別人說些什麼，盡在滿意地笑。

『哈哈……』

那羣調皮傢伙揚起一串譏諷的笑聲。

老頭子穿過人叢，大模大樣地朝向主席台走去。主席台是一座沒有頂蓋的簡陋的竹棚，上面一塊橫條子寫着『青洞小鄉慶祝翻身大會』。當中的毛主席像圍綴着紅花，還伴了一對紅對聯。老頭子覺得很新鮮，比什麼喜事都新鮮。

老頭子擠呀擠的，擠不進台前，有點焦急。他叫：『讓我進去，小伙子們。』可是誰也不讓開，他急得臉頰淌汗。

有一個梳着兩條大辮子，穿了褪色的又短又窄的藍色『夏襖』的女同志，從後面追趕上來，一把拉住老頭子的手臂，大聲叫道：『你跟我來，三公！』

老頭子回過頭，高興地叫：『啊，蔡姐……』

叫做『蔡姐』的人，是土改隊的小鄉副組長，真名是蔡柳。初下鄉時，婦女們總叫她『同志姑』，她奇怪又苦惱。後來跟村裏人混得很熟，人們就親熱地改稱她『蔡姐』。她的年紀才不過廿五歲，晒得通紅的圓臉孔，像一個熟透的柿子，笑起來却露出淺淺的皺

紋。她原來是個『童養媳』，一九四七年參加了南區的游擊隊。因為經過許多磨折和風霜，就使她的年齡和外貌並不相稱。她在根生二嫂家裏住了幾個月，和老頭子都像自家

人。
蔡柳帶他走到台前，想找個沒人遮擋的位置讓他站，但人都是滿滿的，擠不進去。她對幾個靠在一堆的婦女，笑着請求：『嬌姆！讓讓老人家哩。』

旁邊有一個沙啞的鴨叫一樣的聲音：『蔡姐，叫他來這裏……』

蔡柳轉臉看。那個頭髮灰白，臉頰消瘦又蒼黃的，好像永帶着無人諒解的痛苦的人，在向她招手：『來呀。』

『哦，湘大嬌。』蔡柳喜悅地叫。她原來是楊九的娘，蔡柳是知道的，她曾向她哭訴過自己的可憐身世。

『你早來啦，湘大嬌。』蔡柳把老頭子拖過去。

『是呀，好日子啊！』湘大嬌勉強地笑一笑，把身體縮在一邊，讓老頭子端端正正站着。

『嗨嗨，湘大嬌……』老頭子滿意地望一望湘大嬌，抹掉了額頰上的汗粒，又把目光轉向台上，『真是個喜日子，難得呀！』

台上，一排橫頭凳坐着十把個人，胸襟都掛一朵大紅花，還有一塊『主席團』的紅條子。根生二嫂微笑着，像有說不完的話似地，頻頻向身邊那個中年人打話。那人淺黑色的長臉頰，有着剃得光滑的連鬍子，他的眉毛很低，眼睛好像疲倦似的有幾分遲鈍。他是小鄉的農協主席，叫劉大福，人們都喊他『密底福』，意思是說他爲人老實持重，想事情想得很多。他側着臉，留神地傾聽根生二嫂講話，時而含笑地點頭。

站在台子最前面的是楊九。他神氣地握着傳話筒，不斷地喊着話。他的聲音銅鑼一樣地，又響亮，又有勁。

他連聲叫：『站好，站好，叔伯嬸姆！』

楊九搶過去，一隻手捏緊傳話筒，另一隻手抹着額上的汗珠，心急地問：『蔡姐，開會了嗎？』

蔡柳隨口答：『你問問主席。』

『問那個主席呀？』

蔡柳覺得他問得出奇，湊趣道：『你喜歡問誰就問誰。』說着，她在根生二嫂的身邊坐下。

楊九得意地昂起頭，朗聲說：『喂喂，主席同志，還不開會嗎？』

根生二嫂瞪着帶笑的眼珠：『你急什麼？』

『人家晒得腦袋痛呢。』

劉大福接道：『沒準備好。』

『官僚主義！』

『什麼官僚主義呀，』根生二嫂罵道，『人家別鄉的代表沒有到齊。』

大家笑起來。

鼓聲和雜亂的叫喊聲，和笑聲混作一團。

半晌，大會開始了。

楊九連連喊了一陣：『站好，站好』，浪潮一樣的聲音，慢慢沉寂下來。

劉大福當主席，他隨着人們的掌聲，站了出來。他講了一串『飲水不忘掘井人』，農民兄弟翻了身，怎麼跟着共產黨走的道理。然後，根生二嫂代表了婦女，蔡柳代表了黨和土改隊，都講了話。接下去是誰講話？楊九忘掉了，台上冷了場，他很窘，連忙問根生二嫂：『還有誰講？』

根生二嫂往當中一指：『都寫着的，你看。』

楊九尷尬地：『你忘哩，我不認得字。』